

無盡的遠方

時瀟含

著



山頂文化

終於到了里昂。我等了兩年了。



筆尖流淌的不止是快樂

汪朗



時瀟含是個樂天派。在她看來，人生的意義，「就是那些短暫而真實的快樂咯」。把一截截短暫而真實的快樂拾掇一下，形成文章，便有了這本《無盡的遠方》。

「無盡的遠方」，出自魯迅先生的一段話：「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用來作這本書的書名，很貼切。因為書中寫的都是時瀟含作為交換生在法國學習生活一年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其中的人和事，都與這個 1999 年出生的女生直接相關。時瀟含出的幾本書，書名都挺值得說道。她的上一本專談飲食的書《我有所念食，隔在遠遠鄉》，就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詩句：「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沒想到，白樂天先生竟如此前衛，「遠遠鄉」「深深腸」這等詞句，放到今天也不失時髦，也不知唐朝的老嫗聽過之後，會作何評價。不過，給時瀟含的書作書名，倒是挺合適。

如今，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多了去了，寫的書也不算少，時瀟含的這本新書還有甚麼看頭嗎？我覺得還是

有的。起碼內容很有趣，還有就是文字很通透。

時瀟含讀書的法國里爾政治學院是培養法國公務員的地方，據說名頭不小，排名在「法國總統的搖籃」巴黎政治學院之後。然而，一年中她在學業上有甚麼長進，獲取了哪些新知識，這本書裡基本沒寫，貫穿全書的關鍵詞只有一個——旅食，就是吃喝與遊玩。這一點，從全書四輯的篇目上便可了然。第一輯收錄的文章題目依次是：「多久能到里昂」「在里昂喝酒」「在里昂逛菜市場」「在 Lentilly 和法國人過週末」「在 Thomas 家吃法餐」「讓食物裝點里爾的夜空」「波德萊爾、爛餛飩和我的朋友們」「平安夜吃飽之後」「意麵形狀的里爾生活」「二月裡我蹭過的飯」「如何浪費我一文不值的時間」。從文章的題目可以想見，這本書的內容未必很勵志，但是足夠有趣。吃飯本身就是一件愉悅的事情，而時瀟含又是帶着快樂的心情訴說着這些經歷，相信讀者也會感受到這種快樂。

在這本書裡，時瀟含談到的食物都很家常，沒有甚麼珍稀的食材，也沒有甚麼複雜的烹飪技法，然而，就是這些簡簡單單的吃食，經過她一番細緻精到的描述，頓時顯得有滋有味。她這樣寫烤土豆：「沒有甚麼能媲美土豆，即使我櫃子裡的土豆爭先恐後地發芽了我也還是要這樣說。只要稍微烤一下，淋上一層輕盈的醬汁，土豆內斂又若隱若現的味道就散發了出來，讓人恨不得咬上空氣一口。烤土豆最大的秘訣在於不要削皮，溫度會給它焦脆的口感，還有在牙齒間掙扎時的小聲尖叫。」「在牙齒間掙扎時的小聲尖叫」，這是種甚麼感覺？我努

力想像了半天，還是不得要領。看來，烤土豆吃得還不夠多。類似的描寫，書中還有很多。

時瀟含的文字很好，對此評論家已經說了不少好話。和上一本書相比，時瀟含的文字似乎更加平實，也更加內斂。她和熟識的法國男孩鬥嘴，因不夠伶牙俐齒吃了虧，哭了鼻子，她也只是淡淡地說，「眼睛上又蒙上了一層霧氣」，不帶一點煽情。她到比利時的一個小鎮遊玩，房東的一個小女孩十分可愛，嗒嗒嗒地帶着她在房子裡到處轉悠，用她一句也聽不懂的荷蘭話進行講解。在他們做飯的時候，她還一直在廚房裡轉，直到吃了五個草莓才滿足。文章的結尾是這樣的：

「第二天離開的時候，房東的小女兒『嗒嗒嗒』地跑過來，牽起我的手親了一口，『嗒嗒嗒』地衝進了在廚房做飯的房東背後，探出頭來偷笑着看了我一眼。

「我不想走了，我不想努力了。」

為甚麼「不想努力」了？讀者從閱讀中自會得出答案，再做解釋便是廢話。留出空白，給讀者以填補的空間，可以讓文章更耐讀，這是一個作者文字成熟的表現。

時瀟含的文章很有畫面感，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這大概與她喜歡拍照有關係。她玩兒攝影，段位相當高。前一段和她吃過一次飯，完了她說要去圓明園拍照片，隨身帶的兩部相機，有一部居然是中畫幅，還是使用膠捲的，看得我一愣。這種古董相機很少有小姑娘玩兒，用起來很吃功夫，要手動測光手動對焦，膠捲和沖洗費用也挺老貴的。用這種相機拍照，自然不能噼里啪啦亂摁一氣，要一張一張算計，認真構圖，仔細對焦，

儘量一次拍出理想的作品。否則花錢老了去了。寫文章其實也是一個道理，要珍惜筆墨。對此，時瀟含的體會應該更深切。

時瀟含寫吃喝，寫遊記，讀起來都很有趣。但是在輕鬆靈動的文字下面，也能體味到她對一些複雜問題的感觸，比如人性的善惡，比如中外文化心理的差異，她將這類感觸融入自己的經歷之中，不加評論，不做褒貶，只是引發人們的思考。

比如說，在法國讀書期間，時瀟含參加了一次由幾個熟悉和不太熟悉的法國人組織的滑雪活動。在這些滑雪老手不到一分鐘就滑下來的雪道上，她花了一個小時才慢慢挪動下來。結果，這些在雪地裡等一個多小時的法國人，非但沒有一點抱怨，還給了她各種表揚，其中一個人居然說她很了不起，本來需要兩個多小時的滑程一個小時就完成了。這種誇大其詞的讚美，未免太不靠譜，但是能讓團隊的氣氛更融洽，誰說就一定不好？時瀟含參加這次滑雪活動時，剛剛從國內回到法國，當時中國已經出現了新冠疫情，法國的巴黎等地也有了病患。這些法國人對此心知肚明，但是沒有一個人主動和她說起過新冠疫情，大家在一起活動一起吃飯也沒有任何防範措施，還不讓這個陌生的中國姑娘平攤飯錢。當她和其中一個熟識的男孩在寒夜中談起疫情時，那個男孩吐着白氣回答說：「這不是能擔心的問題呀，你已經來了，對我而言是值不值得的問題。」接着就引開話題，指點她去找尋夜空中的北極星。以如此輕鬆的方式結束一個如此嚴重的話題，大概只有法國人才做得來。

這些法國人對待疫情這種大大咧咧的態度，對於抗擊疫情自然不甚有利，但是他們在言談舉止中所蘊含的對於一個外鄉人的關愛和體貼，是不是值得尊重呢？他們多年形成的為人處世的準則，我們是否應該多一些理解呢？世上許多問題，本無標準答案。對於時瀟含這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子來說，能夠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已經可以了。時瀟含的這本書，有一輯是談她在法國出現疫情後的生活的，這種親身感受，遠比我們隔着電視屏幕看到的法國，要真實得多，很值得一讀。

時瀟含讀的雜書可真不少。在她的文章中可以窺見一二。她在里爾時，為了解饞，居然能翻騰出這樣一段話：「遇雪天，得一兔，無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座上，用水少半銚，候湯響一杯後，各分以箸，令自筴入湯擺熟，啖之乃隨意各以汁供。」還不註明出處。

這段話出自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有專家認為這是中國關於火鍋的最早的文字記載，比起成吉思汗大軍征戰中用頭盔煮肉創造出火鍋之類的傳說，要可靠得多。只不過文中提到的所涮之物並非牛羊肉，而是兔肉。這道菜還有一個動聽的名字，叫撥霞供。《山家清供》雖說也算中國烹飪典籍，但知名度遠不及《隨園食單》《閒情偶寄》等書，頂級老饕才會翻閱，我也是當年為了寫文章才翻過。時瀟含居然讀這類書，真不知道她的腦子裡都裝了甚麼東西。有這些雜學墊底，寫出文章來自然更有嚼頭。

如今，時瀟含已經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和知識

出版社的重點簽約作家，先前出的兩本書賣得都很好，多次加印。出版社的編輯們早早便將年紀輕輕的時瀟含納入麾下，確實很有識人眼光。只可惜，這些大編輯也有看走眼的時候，比如非要我給時瀟含的新書寫序。我雖然很喜歡時瀟含的文章，有時看着看着還會噗嗤笑出聲來，但是要從中總結出個一二三來，做出甚麼理論上的昇華，卻着實不會。萬般無奈，只好寫兩句讀後感充數。好在時瀟含的作品就擺在那裡，我的瞎白話兒並不會影響其閱讀價值。就此交差。

目錄



第一輯 *Chapter One* 熱愛 孤獨

多久能到里昂 ... 18

在里昂喝酒 ... 27

在里昂逛菜市場 ... 36

在 Lentilly 和法國人過週末 ... 42

在 Thomas 家吃法餐 ... 48

讓食物裝點里爾的夜空 ... 57

波德萊爾、爛餛飩和我的朋友們 ... 63

平安夜吃飽之後 ... 69

意麵形狀的里爾生活 ... 74

二月裡我蹭過的飯 ... 82

如何浪費我一文不值的時間 ... 86

第二輯

碰撞 南與北

Chapter Two

不吃可樂雞翅的法國人 ...96

波爾多是一種顏色 ...102

敦刻爾克狂歡節 ...109

勇闖巴黎 ...116

加萊的下午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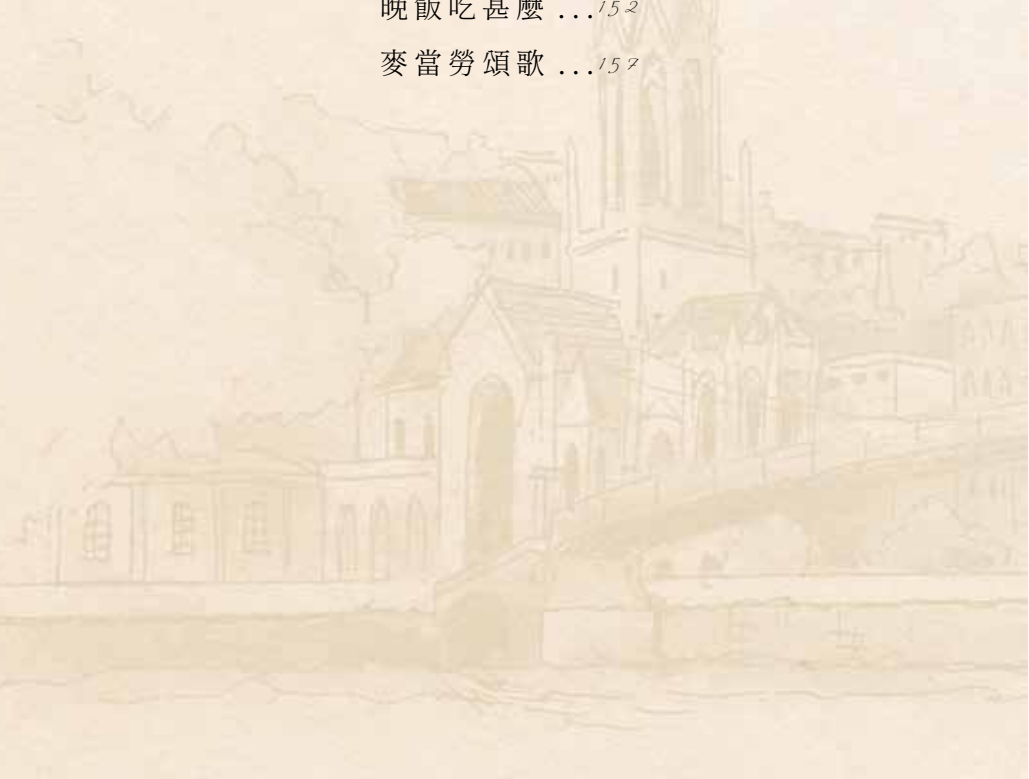
布洛涅的夕陽 ...132

雪山上的早飯和午飯 ...139

和我的狐朋狗友們在雪村 ...143

晚飯吃甚麼 ...152

麥當勞頌歌 ...157





第三輯

旅行美食

Chapter Three

- 匈牙利的肉林 ... 164
- 在魯汶城堡裡吃火鍋 ... 170
- 多瑙河的寥寥長風和酒 ... 177
- 東福爾訥——倚身在暮色裡 ... 181
- 在巴塞羅那踏實吃飯 ... 188
- 布拉迪斯拉發的夜晚 ... 198
- 和盧森堡無關的一些瑣事 ... 204
- 在布拉格看夕陽 ... 210
- 安特衛普和菊苣 ... 217
- 忘不掉的豬肘 ... 223

第四輯

Chapter Four 留守重返

在法國獨居的第一天 ...230

今日無事 ...238

第一次出門買菜 ...246

等待螂兄就像等待戈多 ...255

斷電的 15 個小時 ...263

時間清除計劃 ...270

快樂逛超市 ...275

麵粉清除計劃之牛角包 ...281

夏天從吃新鮮法棍開始 ...287

重返城市 ...293

在洛斯的四天 ...300

在法國的最後兩天 ...312

如果說熱愛可抵歲月漫長

那等待的歲月確實是夠漫長了



第一輯

熱愛

孤獨



能到里昂 多久

終於到了里昂。我等了兩年了。

甚至可以說，我與法國有關的一切都以里昂為起點，而我姍姍來遲，現在才真正到達。如果說熱愛可抵歲月漫長，那等待的歲月確實足夠漫長了。

去里昂的契機起源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晚上。阿鉉秋假期間去意大利，途經里昂回里爾，問我想不想同行。我那時才剛從西班牙回來，可以說是精疲力竭。但是，提起里昂，好像突然觸動到我心裡很久以前的一段回憶，我想看看被兩條河流穿過的城市，想爬上山看看老城的棕色房頂，想和老朋友見一面，喝一杯在美國欠下的啤酒。

我遲疑了一秒，在鍵盤上敲下：「好，我訂票。」

其實和里昂的緣分始於我在美國旅遊的時候，偶然遇到了里昂人 Thomas，結伴旅行了近 10 天。從美國回

來後，我開始學法語。他一直通過冷嘲熱諷的方式，孜孜不倦地糾正我的每一個語法錯誤，反覆向我強調里昂是一個美好的城市。本來約好再次一起旅行的我們，卻因為旅行計劃無法重疊而放了彼此無數次鴿子。

最終，兩年後，我來了。

只是沒想到，去里昂的路程異常坎坷。前一天晚上我和秋天耽誤了最後一班通往馬德里機場的火車，只能和一個同樣不靠譜的希臘女孩兒一起打車去了機場，在機場地板上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清早從馬德里飛到了布魯塞爾，再從布魯塞爾轉車回里爾，在秋天家匆匆吃了一頓飯，洗了澡。連頭髮都沒有擦乾就看到郵箱裡的延誤通知——從里爾到巴黎的車延誤了兩個半小時。而從巴黎到里昂的車依舊正常，也就是說，趕不上了。改簽最快的一班車到巴黎也只剩給我 5 分鐘時間轉車。我裹着衣服佇立在里爾的寒風中，一邊發抖一邊給秋天打電話。秋天說：「時哥你回來吧，我家暖氣都已經開好了，我躺在被子裡實在是太舒服了。」

說起來很有意思，我們從西班牙回到里爾之後的第一感覺是「啊，回家了！」，沒想到短短的幾個月，里爾對我們來說，竟然變成「家」了。

回到那個寒夜。像我所做過的許多希望渺茫的努力一樣，這些沒有頭緒的困難只是讓我更確定，我真的很想去里昂。就像我在西班牙末班地鐵上，碰到氣喘吁吁的女孩對我說的話一樣：「要是沒有趕上這班地鐵的話，我就走一個小時回家，我知道一個女生深夜 1 點在馬德里不安全，但是你不能因為恐懼就連門都不出。」

這和我在里昂的某店橋上遇到的巴黎男生所說的話如出一轍，當那天夜裡第三次在老城偶遇的時候，他請我們去喝酒。他說：「對待生命，你不妨大膽一點去享受，因為我們始終會失去他。過你想過的生活，可能明天我就掉到索恩河裡了，所以我應該度過一個快樂的夜晚。」

我當時竟然被說服了，其實我現在也還是被說服了。

所以我明白，我真的很想去。

爬上車之後，我用磕磕巴巴的法語對着慢悠悠喝咖啡的司機解釋，我只有 5 分鐘時間轉車，請問他有沒有可能趕上。其實我心裡想說的是，能不能把咖啡放下，我們立刻出發，但是出於中國人的溫良恭儉讓，我選擇讓他自己「領悟」。事實證明，雖然法國人的效率低得令人髮指，但是辦事態度還是很不錯的。司機立刻打電話給公司，說他有一個時間很緊的乘客，問公司有沒有甚麼能為我做的。掛斷電話之後，他說我們到了之後會有人在站台等我，直接告訴我去哪裡找下一輛車，剩下要做的就是車出發之前趕到。最後我們提前 20 多分鐘到了車站，司機跑下車打開行李艙，讓我第一個拿行李，然後對我說：「女士，提前的 15 分鐘都是為了您！」

這畢竟是法國啊！法語大約是為數不多，還在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先生」「小姐」「夫人」等詞彙的語言吧。

而和我在里昂會合的阿鉉，比我更坎坷。他從都靈北上里昂，在 30 號的零點去到車站。拿着 30 號車票的他，卻在零點發現日期變成了 31 號，也就是前一天晚上他的車已經開走了，而他身上只剩下兩歐。好在身邊的

法國人主動為他付了錢，只是留下一個電話讓他回去慢慢還錢。所以第二天的清晨，我們兩個人頂着蠟黃的臉蛋，終於在里昂車站見面了。

我們到的時候天還沒亮，只能在車站閒聊秋假的旅程，好不容易等到天色蒙蒙亮，才慢慢走去了老城。

我和阿鉉的旅行，都是毫無目的地漫遊，只要腳能走到的地方，我們就晃悠過去，反正本身就沒有太強的目的性，所以怎麼樣都不會迷路。只有走在沒有終點的路上，才是迷路。而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時間，唯一的目的是通過研究人類生活的空虛，阿諛逢迎自己懶惰的天性。這也是里昂人最愛的生活方式。

「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會再相逢」，尤其是在陌生的城市，怎麼樣都不算錯過。看看壁畫，逛逛週末的集市，在咖啡店外的露台喝酒曬太陽，在公園裡餵大鵝，一天的安排可以很少，卻可以讓人在很長的時間裡無限懷念。

里昂的老城坐落在山腳下，要穿過羅納河和索恩河才能到達，再往上走是富維耶山。這裡是最好的打發時間的地方，在後來獨自旅行的時間裡，我不知道有多少個晚上在河岸邊看着老城星星點點的燈火，望着河上的波光，聽着河畔年輕人的竊竊私語，想着夜色真好。可是為了誰好？一直走到不能走，再停下來，走到酒館空了，走到天鵝也不在岸邊徘徊討吃的了，再回家。白天解不開的結，夜裡慢慢耗。

反正一個人的旅行想幾點起床就幾點起床，想怎麼浪費時間就怎麼浪費時間，我允許自己浪費自己的生

里昂

我與法國有關的一切都
以里昂為起點
而我姍姍來遲
現在才真正到達



命，卻不能接受別人浪費我的生命。卡夫卡說：「我們稱之為路的，無非是躊躇。」而我所要的，也不過是一條讓我能夠躊躇的道路。

有一天晚上在老城散步的時候，我接到雲哥的電話，東拉西扯之際，雲哥跟我說：「我想起我們在杭州的日子，我覺得好開心啊，真的好難得啊。」我看着索恩河平靜的河面，漸漸和西湖的波光重合，我說：「我也是。」這是一句平庸又經典的客套話，但是我們兩個人都知道是真心的。哪怕思考再三，我們也還是這樣說。

為了打發時間，我和阿鉉爬上了富維耶山，山並不高，半個小時就登頂了。在陡峭的樓梯上回頭，可以在牆壁的夾縫中間看到遠遠的城市，山上可以看到里昂的全貌。

里昂是一座平靜的老城，只有三棟高樓，剩下的都是棕紅色房頂的小房子。依山而建的房子高低錯落，色彩錯綜複雜。當天的天氣並不好，天空中是翻滾的雲團，好像隨時要掉下來。其實在里昂的這幾天一直都是陰雨連綿，但恰好上山的時候看到了短暫的藍天，臨行的一天我又在公園裡等到了日落，說到頭來，還是甚麼都沒有錯過。

阿鉉說，里昂像是微縮蕭條版的巴黎，我說河邊的房子像是在阿姆斯特丹，途經山旁的古羅馬劇院下山的時候，崎嶇的道路又讓人想起布洛涅，黃色牆壁和綠色百葉窗又像意大利風格。

里昂到底像甚麼呢？

里昂就是里昂吧。

在山上望向城市的時候，我的喜悅摻雜了悲傷的預感。這個讓我惦記了兩年的城市就在眼前，這條路一走就走了很多年，到達卻也意味着告別將近，告別之後我又會怎樣因為不敢想念它，而夢也夢不到它。

當我最後獨自離開里昂的時候，是個坐在金頭公園長椅上看夕陽的下午，湖上的顏色如同琥珀，那是游蕩的天鵝落在湖上的目光。身邊滿地黃葉，那些落葉在秋天到來讓夏天把不甘通通放下了。

我對在里爾寫作業的阿鉉說：「我突然懂你走的那天說獨自結束旅行的落寞感了，離家這麼久，一路奔波疲憊，明明很想回里爾的小床上好好躺下，但是終究有點複雜的情緒在，尤其是獨自一人的時候。」天空中流逝的各種顏色，他們帶走了陽光，帶走了時間，也帶走了我。

我和阿鉉在我租的房子裡做完晚飯之後，和房東簡短地聊了兩句。房東出門聚會之後，我們在大房子裡坐着聊天，我說：「你看，廚房的燈投在天花板上的影子是放射狀的線條。客廳裡的小燭台是一隻手，長長的白蠟燭是他手裡的劍。房子裡全是房東的收藏，我們好像住在一個博物館裡。」

阿鉉拿起一個小燭台，很興奮地給我展示，蠟燭上面有一個鏤空的旋轉木馬，他說：「蠟燭點燃之後的熱量，會帶動旁邊的空氣流動，木馬的紙片就會轉動，紙片是鏤空的，還會投射出不斷變換的光。」

我們對視一眼，都「哇！」了出來。多麼有趣的人才能在自己房間裡藏着這麼多小心思。

我最羨慕的不是客廳裡的整顆象牙，角落裡的老座鐘，還有從世界各地搜羅來的古董；而是廁所裡擺着的笑話書，金色相框裡房東和兩個小兒子的合照，冰箱上貼着的寫着「只有我喝的咖啡和我用的髮膠和我一樣強壯」的冰箱貼。房東這個連早餐都能燒糊的男人，卻又如此會生活，這是里昂人血液裡的細緻入微吧！

那天晚上正好是萬聖節前夜，我送阿鉉去車站的路上又回到老城轉轉。萬聖節又是一個聚會喝酒的好藉口，路上到處是打扮得奇形怪狀的人，反正尋開心總是要找一個藉口，具體是甚麼託詞並不重要。有戴着頭套的年輕人把酒館和飯店的門一間一間拉開衝進去尖叫，有一大群顯然奔去化裝派對路上的男男女女，還有坐在酒館門口讓路人蒙着眼睛剪鬍子的男人。旁邊的法國女生主動走上來說，這是他們的慈善活動，這個男人3個月不刮鬍子，在萬聖節讓陌生人全部剪掉，以此來募捐。真是非常有創意的募捐方式。

那天我被塞了很多糖，每個人都變得很親密，可能這就是節日的意義吧。

夜裡的老城大霧瀰漫，像是陰森古堡，阿鉉和我說，這也算是應景了。霧濃濃地化不開，連山頂上的燈塔都消失了，路對面的人像是穿透了一塊幕布帶着滾滾濃煙走來，我們一頭扎進混沌裡。在往山上走的路上，透過霧氣我們看到一面畫滿破碎玫瑰的牆。而出了老城，到了馬路上，霧卻蹤跡全無，里昂又變成了那個喧鬧的小城市。之後每天夜裡，我都在老城徘徊。最後一天亂逛到教堂前，想起這就是當時我和阿鉉在山頂上爭

論遮住聖母院的到底是霧氣還是樹影的地方。又突然想起，這幾天晚上的聖母院都清晰可見，金色的燈光讓它高聳的牆壁在夜裡莊嚴耀眼，哪怕是在雨夜裡也是如此。

又回想起那個大霧瀰漫的孤零零的晚上，有些事情就是回想比經歷時更多一些意思。